

吴风越雨

语词笔记

村后那片绿色桃园

| 陈荣华 文 |

夏天是水蜜桃上市的季节,无锡及周边地区的水蜜桃都不错。对我来说,难以忘怀的是村上陈念椿伯父在村后高地上栽种的那片桃园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念椿伯父在村后高地上栽种了一片桃园。伯父在新中国建立前是做先生(教师)的。后来他从学校回无锡县南泉乡滨湖村陈巷老家务农。伯父在生产队劳作之余,就背个旧畚箕在村前屋后转悠,寻找收集鸡、鸭等散养家禽动物的粪便,以此作为桃树的肥料。还有是太湖里有“鱼屎”(蓝藻)时,他会挑着两个木粪桶,拿个粪瓢到湖里,去把那浓绿腥臭的“鱼屎”挑到桃园里,给桃树增加肥料。

早春,伯父会修剪整形桃树枝干,松土施早春肥。烟花三月,桃花盛开,粉红色的桃花引得成群的蜜蜂嗡嗡前来采蜜。我和村上几个小伙伴会去桃园捕捉蜜蜂,把捕捉到的蜜蜂装在玻璃瓶里,看它们在里面嗡嗡乱窜,觉得好玩。长大了,才知道这个玩法是残忍的。也有小伙伴被蜜蜂蜇了,刺痛钻心,到家也不敢吱声,生怕大人训斥。我们也会偷偷折下几朵桃花插在瓶里,瓶里灌上水,这样鲜艳的桃花可以保持好几天,非常养眼。在桃园里,不注意被桃树上流出的桃胶粘到衣服上,被大人发现了也会遭到呵斥。

幼桃挂枝,伯父一家会忙着疏果,就是把一枝上幼桃数量太密的会挑疵一点的摘掉,使枝上桃果疏密均匀。同时,还准备着用纸裱糊桃子袋。桃子袋用报纸裁剪,用米面浆糊成比信封稍大的纸袋,在桃子还没有长大时,套在桃子上,这样可以避免鸟雀啄食,还可以

防一般虫害侵食和太阳直射伤害果实等。

盛夏,正是桃子上市的季节,伯父在桃园里搭一草棚,用两张长木凳架一个竹榻躺着。竹榻枕边放着一本《三国演义》和一副老花镜,悠闲地打发时间。绿叶婆娑随风摇曳的桃树间,桃子飘出的阵阵桃香,把他内心的喜悦都洋溢在脸上,他整天都是喜滋滋的。伯父栽种的桃子在附近很有名气,无论桃的外形,还是果肉口感、桃果香味等,吃过的人都啧啧称赞“有蜜糖香甜味”。是的,吃过他的水蜜桃,口舌味蕾被那桃子特有的香甜味刺激后,才知道那桃子的香甜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。

采摘桃子也是个技术活,桃子包在纸袋里,不知是否成熟,伯父家人就会在纸袋下方撕开一条缝,看一下桃的成熟度是否可以采摘。他家有采摘桃子叫“落桃子”。落桃子时,手要轻轻的,切不可用力拽,桃在手上也要轻拿轻放。否则,存放的时间会大大缩短,还容易腐烂。他们通常把采落下来的桃子,摊放在竹匾或竹笼里,像对待襁褓中的婴儿般小心翼翼,一般存放一星期没问题。那时没有包装的硬纸盒,没有泡沫板、海绵衬垫等防碰设施,只有稻草蓆糠壳或碎纸用作震动防护。

念椿大伯家时常会把一些品相较差的桃子给我们左邻右舍品尝,虽然卖相不佳,但丝毫不影响桃甜蜜的口味。他们把卖相好的桃子装在圆竹蒸笼里,每个蒸笼装一层,通常会装六个或八个蒸笼。然后,把装好桃子的蒸笼叠三个或四个,套上绳络,架上竹扁担,带上一杆秤和小竹篮,同时在蒸笼的

盖上放上一张小板凳,一大早挑到三里路外的周潭桥小镇去叫卖。

周潭桥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,位于南泉镇和华庄镇交界处,隶属华庄镇。当时的乡村小镇只有一上午有市面,近中午就落市了。为了卖个好价钱,念椿大伯好几次挑着桃担一路碎步小跑,赶四十多里路程,从太湖边家里到无锡城区去叫卖。那时,城里工人有固定工资,消费力比农民要强一些。桃笼担是隔夜傍晚就装架好的,当日凌晨三四点就带上干粮挑担出门,三个多小时到城里,卖完桃回家时,会花两角钱从无锡西门坐8路往南方泉的公交车,在进溪桥或葛埭桥下车,再步行六七里路到家。几角钱一斤的桃子,每次挑一趟城里能卖好几元钱,卖完桃挑着空担回家,脚步是轻松的,内心是充实的。

现在的人根本不相信有人挑着担走四十里路。有一次,我和几个三四十岁的人说到这事,他们很惊讶。然后说:“不可能的,这是骗人的故事。”可这是事实啊!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都知道或理解这个经历。年轻一代的人没有经历过那个艰苦岁月,他们无法体会先辈人的艰辛。也许这就是代沟。

这一担担的水蜜桃在伯父的肩上挑起来,他挑的是全家人对生活的希望。伯父养育三子四女,他的肩上挑出了两间楼房,还为每个儿女成家。

水蜜桃上市的季节,不论是大浮的,还是阳山的,我感觉都没有小时候念椿伯父种的水蜜桃醇香甜蜜。水蜜桃飘香的时候,我总会看见村后那片绿色的桃园。

香湖诗笺

| 张敏华 文 |

1
吴根越角。荡荡平川。

油菜花、蚕豆花和豌豆花开了又谢。结荚的角果,是植物的人生,被意义所生长。

蛙鸣藏得深。藏得深的,还有我身后的香湖——

白鹭搅动湖水,但湖水还是凉的,鱼虾不在我梦里。不在我梦里的,还有废弃的鱼簖和漏洞百出的渔网。

时间是抽不干的湖水。

湖是尘世间的伤口,水越深,创口就越深。

2
晨曦里,成片的桑树林弥散着桑葚香。

树枝上的蛛网,细微的水珠闪着光,风的神经在跳。

麻雀飞出树林,我在它们身上看见了湖的风脉。灰椋鸟钻出水面,我在它们身上看见了湖的水脉。鱼虾在湖光中闪现,我在它们身上看见了湖的命脉。

水天一色的香湖,有限与无限的水域,先知而后觉。

3
芦苇。水草。水葫芦。菱花。

在湖的内部,我看见父亲变成了鱼,母亲变成了虾。

湖上舢板,像一只失聪的耳朵。

“暑雨若混沌,清明如空虚。”

我在湖里洗手,想起每年的冬天,悲伤都会来这里结冰,我落下了泪水。

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,阳光或雨雪都会落到香湖的深处。

4
抚今追昔,我看见谁了?看见了什么?

水乡泽国,细碎的烟雨月迷津渡——

时间越来越近,又仿佛越来越远。只有我还待在湖边,等候湖上的芦苇抽穗开花,我花白的头发才有了归宿。

竹篮打水,湖水洒湿了身子,我仍然留恋昨夜的旧梦。

落日归途,夜晚之门虚掩着离别。

5
收起渔网,将鱼虾放生。

一颗漂泊的心伏贴于湖水,内心宁静而苍茫,眼神温润而迷离。

看风得风,见雨得雨,风雨倾巢而出,追随我一起探寻香湖的身世。而我身体里的香湖,水深湖宽,像一面镜子,返照生死。

抽刀不断水。湖光之上,弦月渡我——

生死之感,谁能看破?

6
一梦到香湖。

光阴似水,万物如斯,湖水析出时间的空荡——

一年过去了。五十年过去了。百年,千年也近在眼前。

被时间打碎的瓦片,打着水漂,水波生烟。

香湖,上承天光,下接鱼米,在江南宽大的水袖里藏着乾坤。

7
阅读时光,湖光水色返回镜子。

清乾隆年间,秀才孙燕昌在湖边一边散步,一边吟诵《魏塘竹枝词》:“雅与孤山一例看,朔风吹破蜡千丸。披图静对横斜影,犹带香湖月色寒。”

我,一个书童,擎着小灯笼,跟随他身后,他手里的老烟斗忽明忽暗,他穿长衫披马褂的身子显得单薄。

香湖需要这样的场景。

但当我一觉醒来,这样的场景就瞬间消失。

原来香湖也有伤痕。喝一口香湖水,咽下一生的悲悯。

8
还是香湖之滨。

“隔湖相望,除了看见树上的鸟巢,我还能看见什么?”

有些乡愁很归心,似乎是从泪水中渗出来的。

湖畔,在祖先的墓地上,狗尾巴草迎着风——其实我和狗尾巴草一样,都无法挣脱对泥土的依恋。

莼鲈之思,故土难离。

这些年,我才明白,一杯香湖水,竟是我的生命之源。

(香湖,浙江嘉善北部沉香荡古称。)

片羽

盱眙龙虾记

| 汤年华 文 |

盱眙龙虾者,淮扬美食之翘楚,东南第一佳味也。时值盛夏,淮水浩荡,芳华缤纷,龙虾膏方满,凤凰酒正香。

酒过三巡,龙虾登场,外壳亮泽,双螯如戟,香气四溢,沁人心脾。充盘煮熟堆琳琅,橙膏酱渫调堪尝。折其腰,膏腻堆积,如玉脂珀屑。细嚼频斟弗停手,泼醋搗姜兴欲狂。旋剥旋食,八珍不及。一斗擘开红玉满,双螯嘂出琼酥香。

东道主笑言,盱眙龙虾做工之细,犹似揣摩恋人心。择料之精,甜酸香辣莫辨,惊诧忧喜交织其中。

世纪之交,盱眙龙虾崭露头角,旋即吸粉无数,引发美食风暴。自此,来者欣欣,去之惓惓。不到盱眙辜负目,不食龙虾辜负腹。

盱眙乃古泗州州府,秦朝置县,汉代称藩。张目为盱,直视为眙。登高远瞻,北眺沃野千垠,南临苍莽万岭,东望大云山,紫气氤氲,左牵洪泽湖,鸥鸟逐帆。此乃风水绝佳地,曾孕育明太祖朱元璋。

酒酣,有客赞曰:“不是盱眙龙虾好,人生何必住江苏。”



光与静物 摄影 李玉祥